

上官鼎武侠作品集



销魂公子

中



〔台湾〕

上官鼎

销魂公子

[台湾] 上官鼎 著

(中)

江苏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章	才不露相	(1)
第二章	钟离夫人	(42)
第三章	江湖大乱	(87)
第四章	粉色温柔	(126)
第五章	天山一残	(168)
第六章	红楼勾魂	(210)
第七章	罗浮七剑	(245)
第八章	乾坤一剑	(282)
第九章	无影毒魔	(322)
第十章	侠义天下	(359)
第十一章	白衣蛇君	(396)
第十二章	旗鼓相当	(437)
第十三章	神秘红楼	(471)
第十四章	苦行师太	(499)
第十五章	龙争虎斗	(538)
第十六章	晴天霹雳	(575)
第十七章	棺中艳妹	(613)
第十八章	我为卿狂	(652)
第十九章	销魂公子	(696)

第七章 罗浮七剑

余天平同伏虎太保回到“幽篁小筑”，只见花木凌乱，气氛有点不对。

余天平与伏虎太保飞身扑上小楼，但已不见了朱小秋。

伏虎太保口发啸声，也没听到回音，慌道：“大吉小吉也不见了。”

余天平问：“大吉小吉是谁？”

伏虎太保苦笑道：“我的哼哈二将。”

余天平忖道：“是两只老虎。”余天平把眉一皱：“朱小秋固无抵抗之力，但来人胆敢找到萧圣与董小钗隐居之处，并且能制住两只老虎，必定是大有来历之人，你……”

伏虎太保并没有听他说话，却张着两个朝天的大鼻孔，四下猛嗅。

余天平明白他外号“伏虎太保”，久驯老虎，自然闻得出老虎的气味。

伏虎太保一面嗅，一面下楼，越过竹篱，向山上走去。

走到半山，余天平眼尖，已经看见远远大树之下有两堆黑黑的东西。

二人赶过去一看，果然倒卧着两匹巨大的卷毛黑虎。

伏虎太保又气又急。

余天平伏身一探，尚有鼻息，显然并没死。

余天平心中一动，想起九龙堡那班邪魔江湖下三滥的行径，忙道：“大吉小吉恐怕是被迷药迷住了，去弄桶水来试试。”

伏虎太保对于余天平的武功与学识甚是钦佩，应了一声，飞身跑下山去。

不一会，他提了两大桶水飞奔上来。

余天平命他将冷水泼在大吉小吉头上，果然大吉小吉一连打了几个喷嚏，站了起来。

大吉小吉用头在伏虎太保身上挨挨擦擦。

伏虎太保对大吉小吉咕噜了一阵，大吉小吉摇着癞痢似的大尾巴，争着舐余天平的手脚。

余天平摸摸大吉小吉的头，领着大吉小吉到朱小秋卧处嗅了一阵，道：“去找！”

大吉小吉果然善解人意，低吼一声，一面嗅着，一面向前飞奔。

伏虎太保顺便带了伏虎神鞭，围在腰间，与余天平随后赶去。

约有一柱香时分，二人两虎已经翻越了两座山头。

走近一处古木参天，枝浓叶密的山顶。

大吉小吉忽然站住不动。

余天平知道事有蹊跷，拍拍大吉小吉的头顶，要他们伏在林外。

忙与伏虎太保轻轻掩进林去。

走进林中约有里许，余天平耳力灵敏，听出了有了声息，怕被人发现形迹，示意伏虎太保远远躲在一株合抱大树之后。

他一人向前掩去，走了有数十丈光景，听见有人说道：“郡主！这里离‘幽篁小筑’不远，萧圣与董小钗不是省油灯。恐不太妥当。”嗓音异常尖锐。

余天平立即藏好身形。

只听一个少女声音说道：“侯爷当年你那份豪气哪里去了？萧圣与董小钗不过在中原武林浪得虚名，有什么了不起，何况这事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谁会知道我们在这里。”

余天平借着透进林内的月光望去，只见一个青衣少女席地而坐，她面前地下放着一个少女。

地下的少女是用被褥裹着，正是朱小秋，此时她躺在地上不声不响，似是被人点了穴道。

青衣少女的四围坐着四个黑衣蒙面汉子，与青衣少女面对面坐着的人身材甚是瘦小，只听他尖着嗓子说道：“郡主说的是，本座在中原武林中虽是响当当的角色，但比起人家来还差得远，这样一看，中原武学实在稀疏，萧圣与董小钗又算得了什么。”

此人虽是侯爷，口称本座，对青衣少女还是恭敬得很。

余天平心想，这青衣少女面目娟秀，分明是中土之人，瘦小黑衣蒙面汉子话中也自称是中原人氏，何以二人一齐轻视中原武学？

那么他们所推崇的又是哪国的武学呢？

还有他们一个是侯爷，一个是郡主，加上九龙堡中假管夫人是王妃，武林一时之间哪里来的这么多贵人？

“郡主！为这小妞得罪萧圣与董小钗值得么？”瘦小黑衣蒙面汉子说。

口风中，对萧圣与董小钗仍然存有畏惧之心。

“比起来，追查‘鱼肠金镖’的下落事大，得罪萧圣与董小钗事小……”青衣少女道。

“这小妞狡猾得很，恐怕问不出什么？”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

青衣少女嘿嘿一阵冷笑，道：“休说是她，就是铁打金刚，钢铸罗汉，我也要逼出她的口供。”语音一顿，沉吟道：“就怕她当真不知道。”

· 隔了片刻——

青衣少女又道：“侯爷！那汪剑志的下落查明了么？”

“据说汪剑志带铁面韦陀金天铎逃出九龙堡后，就失去了下落，但本座已查出金天铎家住潼关，汪剑志一直护送他回家也说不定，本座想亲自去查看一下。”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

余天平心内一惊，一则这瘦小黑衣蒙面汉子的确精明，竟想到这一招。

二则由瘦小黑衣蒙面汉子话中听出，九龙堡的势力与眼前这些人也有关连，真不知这批邪魔势力大到什么程度。

青衣少女道：“我在此歇足，为的就是这件事。”顿了一顿，沉声道：“侯爷，你那日在王屋山中亲耳听见汪剑志向余天平说的是吗？”

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不错！汪剑志说过，朱宗武那封遗书和‘鱼肠金镖’已被他藏起来了。”

余天平对他那炯如利刃的眼睛看去，果然就是在王屋山中偷听自己与汪剑志说话的那人。

青衣少女道：“朱宗武的遗书我不管，那‘鱼肠金镖’非找到不可，侯爷！我们分头行事，就在此地分手，你领人去潼关吧。”

瘦小黑衣蒙面汉子立起身来，道：“本座就这么走了。”

“侯爷！你找到汪剑志后，怎么办？”青衣少女沉声道。

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本座怎敢擅自作主，自然将汪剑志带回来，由郡主亲自发落。”

青衣少女点了点头。瘦小黑衣蒙面汉子率领手下离去。

余天平想现身拦住五人，又恐彼众我寡，但不如此，他们分成两起，就分身无术了。

想请伏虎太保助一臂之力，但初次相交，不便启齿。

正在两难之际，只听林外大吉小吉连声吼叫，心想必是他们发现了瘦小黑衣蒙面汉子和他的手下。

他扭头看时，伏虎太保已经不在原处。

此时，青衣少女也听到虎吼，立起身来。

余天平不敢再事耽搁，足下一顿，向青衣少女疾扑过去，人在半空，暴喝道：“看掌。”

随声劈出劲疾罡风对青衣少女涌去。

青衣少女正在凝神注意虎吼方向，不料有人来自身侧，见状娇躯向后掠退一丈，避开激烈的掌风。

余天平双足点地，立即抄起朱小秋挟在左臂。

青衣少女见来人不是萧圣与董小钗，而是个潇洒俊逸的少年书生，嫣然笑道：“八成是洛阳余公子到了，是不是？”

余天平正色道：“不错，在下正是余天平……”

他俊眼逼视着青衣少女，故意地问道：“姑娘芳名叫郡主？”

青衣少女道：“你都听到了……”她嗤嗤一笑，又道：“公子读过百家姓么？百家姓上哪有姓郡的，我叫田玉芳。”

余天平道：“田玉芳？你为了‘鱼肠金镖’，掳劫我的小秋，是你的意思？还是另有主谋，快讲！”

田玉芳朱唇微撇道：“你的小秋？小秋是你什么人呀？”

要紧的话不说，却说那不要紧的话，不知是有意岔开正事，还是她对“我的小秋”四字特别觉得反应。

余天平大声道：“不要歪缠！你说不说？”

田玉芳娇道：“你不说我也不说。”

余天平道：“用化骨毒针对付小秋的是你？”说时，俯首看了一眼朱小秋。

只见她星眸紧闭，鼻息沉沉，似是被人点了睡穴。

田玉芳一股酸意，冲上门顶，大声道：“是我，怎么样？”

大袖一扬，打出一蓬红色粉雾。

余天平虽然初涉江湖，但自百花亭中了红楼五夫人暗算以后，又连番遭遇劫难，短短时日内已增进了不少阅历。

他与田玉芳对话之时，早已留心，田玉芳素袖刚扬起，他已屏住呼吸，抢到上风。

百忙中右掌一翻，当胸劈出，一蓬红雾慢慢散去。

余天平剑眉双挑，厉声道：“年纪轻轻，就如此心狠手辣，不是化骨毒针便是毒香……”

田玉芳笑道：“浪闯江湖还能心慈手软？你怕杀人流血，何不在洛阳提督府中做你的公子哥儿，何必肩背长剑到江湖上来？”

余天平料定田玉芳邪念已深，侠义人士的忠恕之道，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释得清楚的，改口问道：“你是当今皇上的妹妹么？”

“当今皇上……”田玉芳鼻孔里哼了一声，道：“他算得了什么？”

余天平见她对当今皇上露出不肖之色，料定她与朝廷无关，不是真的金枝玉叶，但因她没有否认是郡主，追问道：“你是郡主，但不知是哪一家的郡主？九龙堡中那个王妃，你总认识吧？”

田玉芳冷冷地道：“你不觉得问得太么么？江湖上的事知道得越多，小命越难保，你不知道么？”

余天平知道田玉芳机智狡猾，想在她口中问出什么，实在不易，但心仍不死，喝道：“为什么你们要千方百计，用尽手段，找寻我的‘鱼肠金镖’？”

“你的‘鱼肠金镖’？”田玉芳嘿嘿冷笑道：“你是明知？还是故问？”

余天平被她顶得无词以对。

本来，他恩师遗书上对‘鱼肠金镖’之事留有记载，但遗书上只说如能找到那位用回旋手法施放鱼肠金镖的高人，他的沉冤就可昭雪，却没有说这枚鱼肠金镖有什么别的用处。

如今听这田玉芳的口气，想必这“鱼肠金镖”本身还包含着什么其他秘密，或牵涉到什么宝藏之类的事情，否则决不会引起这么多人兴师动众来夺取！

余天平在洛阳之时，那枚长约五寸，粗逾拇指，弯弯曲曲，黄橙橙的鱼肠金镖，旦夕在手，也没有发觉它有什么奇怪？

它奇在哪里？

宝在何处？

他固然不知，但田玉芳用尽手段想弄到它却是事实。

如今田玉芳就在眼前，不过，想叫她亲口说出是不可能的了。

他心想，能否制得住田玉芳虽难预料，但今晚遇到她确是一个追问的良机。

无奈朱小秋急待解救，再者挟着朱小秋动手过招实在不便。

同时他急于知道伏虎太保那边的情形，此事只好稍缓一

时了。计较已定，正色道：“今晚是初次遇上，我放你一马，如果不知后悔，再见余某就没有这么客气了。”说罢，回身就走。

“果然是个公子哥儿。”田玉芳格格地笑道。笑得花枝乱颤。

余天平回身问道：“你说什么？”

田玉芳半晌才止住笑声道：“我说你是个不通世事的公子哥儿。”

余天平仍旧不懂，问道：“我怎的不通世事了？”

田玉芳道：“你说我是什么人？”

余天平道：“我怎么知道你是谁，我只晓得你缺少了一股高贵气质，不是金枝玉叶的郡主。”

“不是郡主是什么？”田玉芳道。

“一个流入邪道的江湖少女。”

“这不结了，我正是——一个江湖少女。”她星眸注定余天平面上，又道：“至于‘邪道’二字，我不承认，天下事，成者王败则寇，这点你应该懂。”

余天平哪有心情与她理论这些，追问道：“我怎的不通世事？”

“你不是说我是一个江湖少女么？”

“是我说过，这与不通世事有什么关连？快说！”

“江湖上的事，强者为先，我辛辛苦苦弄来朱小秋，你说带走便带走，岂不是不通世事……”她语声一顿，诡笑道：“还有，鱼肠金镖在不在你身上？我也得搜一搜。”

“你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早说要打不结了吗？”余天平恍然大悟。

“月白风清，如此良宵，说打说杀，太煞风景，就算我陪公

子活动活动手脚吧。”田玉芳笑道。

“吧”字一落，她身形如闪电，出手如风，疾向余天平左臂抓到。

这一抓势，又快又狠，若是任她抓中，则臂中所挟朱小秋必然掉下，如果让开左臂，她可以改抓为掌，击伤朱小秋。

余天平与她对话之时，早已凝神戒备，一见她手掌抓来，倏地身躯一转，一式“翠云出岫”，右掌如刀般朝田玉芳手肘切去。

田玉芳见状，右手忽然自下面翻了上来，疾扣余天平右肘脉门。

余天平见田玉芳变招捷如闪电，不由赞道：“好招法。”

他右掌刹住下劈之势，并起食中二指，对准她右手脉腕迎去。

二人近身搏斗这几招，说时慢，其实快得如电光石火。

田玉芳见余天平武功高出想象之外，脱口说道：“看不出你倒真有两手。”

说话声中，已经迅疾收回掌势，掠出丈外。

田玉芳若无其事地，缓缓理着两鬓散乱了的秀发。

余天平付道：“这样打打停停，要纠缠到何时呢？”口中大声道：“你不是要打么？怎么又住手了？”

田玉芳星眸转动娇声道：“我都不急，你急什么？”

那只在头上缓缓理着头发的右手，蓦的放了下来。

就在手臂放下之时，袖口中射出一蓬蓝汪汪的光幕。余天平见那颜色，就知道有毒不能用手触摸，疾撤下肩后长剑，舞成一团光圈，护住全身。

一阵阵轻微声响过处，眼角瞥见，地下散落一片细如牛毛

的钢针。

余天平厉声道：“这就是‘化骨毒针’？”

“你倒知道得不少。”田玉芳道。

余天平将朱小秋轻轻地放在一株树后，长剑指着田玉芳，道：“余某本无杀人之心，可是看你今晚的行动，杀了你不啻将为江湖除一大害，亮兵刃吧？”

“余公子！你气量真小，怎么玩玩就生气啦？”田玉芳星眸闪动，娇笑道。

余天平面罩寒霜，圆睁着双眼瞪视着她。忽然，林外传来虎吼之声，吼声越来越近。

田玉芳花容立变。

余天平急于知道伏虎太保那边的事，不愿与田玉芳久缠，喝道：“你自己不亮兵刃，怪不得余某。”

话声一落，腾身而起，刷刷刷，连攻三剑。半空中像有万点银星，对田玉芳头顶洒下。

田玉芳只见剑气弥天，剑光尚未及体，业已遍体皆寒，立即娇躯一仰，平贴地面，双足猛顿，凌空倒射而出。

身形凌空之际，左袖中抖出一枚黑色弹丸。

余天平见她用“金鲤倒穿波”身法倒冲出去，正待变化招式跟踪追扑，眼角瞥见地下有枚黑色弹丸。

立即扭腰一折，斜飞丈外朱小秋躺卧之处。

双足点地，立即抄起朱小秋藏身树后。

身形尚未藏好，听到“轰”的一声，地上冒起一股浓烟。

浓烟见风即燃，顿时火光熊熊。

浓烟中不辨人影，只听田玉芳笑道：“余公子，我这‘圣火神烟’的滋味如何？”说话声音却已渐渐远去。

绕过浓烟烈火之处，四下一看，田玉芳踪迹杳然。

余天平无暇再理会火势，挟着朱小秋，穿出林外，只见伏虎太保迎面跑来，后面跟着大吉小吉。

“怎么啦？”余天平迎了上去，道：“有什么可疑的人。”伏虎太保摇摇头道。

余天平不信道：“真的没有？”

伏虎太保说出一番话来，余天平听了不由气结。

原来，二人走进树林之后，余天平命他躲得远远的，他不但未见到林内这伙人面目，就连说话也听不清。

一直到大吉小吉在林外吼叫，才赶出林外。

只见大吉小吉一前一后追踪吼叫，拦住四个黑衣蒙面汉子，不让他们过去。

伏虎太保随萧圣住在幽篁小筑内，甚少外出，对目前江湖上的事很少知道，自然不晓得这些黑衣蒙面的人是什么人。

伏虎太保撮唇一啸，喝住大吉小吉。一个高大的黑衣蒙面汉子喝道：“你为何纵虎……”

“行凶”两个字尚未出口。

一个身形瘦小的黑衣蒙面汉子尖着嗓子喝道：“住口！”

突然大步而出，站在三个黑衣蒙面汉子前面，和声和气地道：“这两匹老虎是尊驾的吧？”

“是的。”伏虎太保见此人态度和气道。

瘦小黑衣蒙面汉子拱手道：“那尊驾是名震江湖的‘伏虎太保’罗？”

伏虎太保还礼道：“不敢，正是在下，尊驾上姓高名？”

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在下吴耻仁，江湖末学后进……”顿了一顿，接着说道：“适才与三弟兄从此路过，被它们拦住去

路，在下知道这种灵兽一定是武林高人所蓄养的，故而一再忍让，没……没……”接着“嘿”“嘿”傻笑。

伏虎太保被他左一声“灵兽”右一声“武林高人”捧得心花怒放，轻飘飘地像站在云端里一样，咧着大嘴笑道：“各位蒙头盖脸，这两个畜生觉得碍眼……”他“哦”了一声问道：“当真的，阁下何以蒙头盖脸？”

“在下脸上长疮……嗯！脸上长疮……”瘦小黑衣蒙面汉子怔了一怔道。

“长疮要把脸蒙着？”伏虎太保喃喃自语道。

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流浓淌水，太不雅观……”

“还有，怕传染别人。”

伏虎太保向后连退了好几步。陡地想起一件事，道：“他们三位也是……”

“是我传染的。”瘦小黑衣蒙面汉子忙道。接着还向伏虎太保立处跨近了一步。

伏虎太保又退了一步，想了一想，道：“你们与林中那一伙人是一路的吧？”

“哪一伙人？在哪个林中？我们……”瘦小黑衣蒙面汉子讶然道。

“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伏虎太保问道。

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去找医生！”

伏虎太保想起“女华陀”，“啊”了一声道：“去找医生看疮？”

“正是！正是！”瘦小黑衣蒙面汉子道。

伏虎太保歉然道：“耽搁各位延医，抱歉得很！请！请！”

他手臂一扬。四个黑衣蒙面汉子应了一声，一齐自伏虎太

保身侧走过。

大吉小吉吼叫连声，又扑了过来。

伏虎太保一面抓住大吉小吉的头皮，一面喝阻。

伏虎太保说完经过，又道：“那些人虽然打扮怪些，对人却是顶和气地，不像是歹人……”顿了一顿，向余天平臂中的朱小秋望了一眼道：“余公子！你真有一手，在哪里找到她的？”

余天平听得满肚子是火，转念一想，他就是那种没有心眼的人，事情已过，怪他有何益处？

同时，认真说来，这事又不是他的事，怎好怪他。

当下一面走着一面简略的将林中前后发生的事说了一遍。

伏虎太保气得直打自己耳光，骂道：“怪不得大吉小吉不放他们走，我还不如畜生。”

余天平一路上反而劝慰伏虎太保。

说话之际，已经回到幽篁小筑。

萧圣与董小钗还没有回来。

余天平将朱小秋放在软床上，解开她的穴道。

朱小秋悠悠醒转，睁眼看见余天平，又惊又喜，失声叫道：“公子！”她挣扎着要坐起来。

余天平按住朱小秋肩头，柔声道：“你先躺着，有话等会再说。”

他回身出房，向伏虎太保要过文房四宝，把黑衣蒙面人要到潼关“铁面韦陀”金天铎家去找汪剑志的事，写了一封书信。

飞身驰到“幽篁小筑”约有十数里外的附近，取出罗浮信号，射了一发。

他又捡些石块，堆起连络暗记，把书信放在石块下。

他匆匆赶回“幽篁小筑”，取过一个茶杯，用剑尖在自己手臂上刺破一个口，放了一杯鲜血端着，回到朱小秋房里来。

余天平把茶杯送到朱小秋唇边，道：“喝下去，病体就可复原。”

朱小秋星眸扫过余天平卷起袖子的手臂，又向茶杯里望去，骇然地道：“公子，这是你的血啊！武吉告诉我说只要一小酒杯，你放了这么多。”

武吉是“伏虎太保”的名字，余天平知道武吉已把事情告诉她了，当下握住朱小秋的素手，细声道：“百草夫人药方虽说是一酒杯就够，我想多点对你总是好的。”

朱小秋感激得热泪盈眶，泪眼模糊地把一茶杯酒喝了下去。

朱小秋自枕头取出一方绣帕，扎在余天平臂上出血之处，哽咽道：“公子恩德，秋儿粉身难报。”

余天平不由眼眶一红，泣道：“事到如今，你还瞒着我？恩师七载培育之恩，你不辞辛劳千里奔波，出生入死，这番维护之德，愚兄何尝不是粉身难报。”

朱小秋抽泣了半晌，才止住了哭声，改口道：“小妹肩负血海深仇，不得不如此。”

余天平改口道：“秋妹！我早就奇怪你的面貌与恩师一样，你艺名应该是朱小秋吧！”

“是的，这是先父取的名字……”朱小秋道。语音一顿，隔了半晌，恨声道：“当年九大门派血洗啸月山庄，我家大小三十余口全遭杀害，小妹那时只七岁，被先母藏在马厩草中，逃脱此难，事后一见家中尸横遍地，只有痛哭，不知如何是好？幸恩师路过，将小妹带回山去，传授武功……”她说到此处黛眉一